



程
史
今

15
1549
2



門 15
號 1549
卷 2

程史卷第五十三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劉觀堂讀赦詩

海虞毛晉子晉訂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卜穹開悔禍
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興圖戢宇內之干
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讀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為釁
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
說虜也以孽子熈及其黨程克俊補鰲故其文曰卜穹悔禍副
生靈頌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
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光宗廟諱盟好來存歿者萬餘
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仲就養日
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

程史 卷五

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尙有人收拾金縑煇廟算安排鐘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爲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爲余言其姪張氏不欲名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點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隣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音夫獐警吏草敢闖其藩張欲窮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鞠其橐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繫而來賊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

報張乃知之祈之椽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法情理兇虐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關陞薦削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員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勾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詡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

我我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緡於霸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惕日忽夜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之則名登於進卷矣張大駭且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貲又厚以饋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沆事何庸知我旣而班見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闕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肯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闕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天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負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

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顧賦謝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蓋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且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軋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

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開禧槍攘之後惟舒僅全嘉定己巳歲浠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鵬張闖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達路號于邦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子弟非有掠斂之心也謹無相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樓扁四顧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營于真源宮將大其所圖基以哀兵會有詔池

陽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吳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紮道流而奪其中衣僞爲逆逸者告于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幟蠹木間馬嘶廡下鉦鼓刁斗鏜鞳四發益信其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焉往是日風盛百燎舉徒聞虎嘯而竟莫有出者宮既蕩盡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聞仲虎失守亟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爲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市而尼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無子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營計今尙未完匹夫奮草莽凶

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卽市恩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
周身卒以所嗜敗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旣戰而棄鄞兀朮入之卽日集賈舟募瀕
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躡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朮怒
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自度不習舟楫舞斂側寤懼欲
却而未脫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
曰陽山兀朮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
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遏于風不爾幾殆蓋天禡其
魄而開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
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爲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旣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孝宗銳志大
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明習國家事老
成鄉用矣一日躬朝德壽從容醺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
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于選德殿
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
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文不妥帖僅卽其近似爲主意或曰
持守或曰要終旣而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
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
爲第一蓋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
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近世王

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
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
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空
有鬪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寶王徐貴靖康此時無一盞淚與
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至卽登壇梁
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
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
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
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
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聽萬物歡聲
連四夷此時無一盞負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暗鳴叱咤一
轉於俎豆間使覺閑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

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卜驚諭宰
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
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詔特官一子
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盞取人人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
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閱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
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嘗因至
北關送客吳勝之爲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諭傳

吾鄉有義諭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諭者九江成校王成之

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
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
滿野成徇地至花醫見病騎焉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
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其適爲主藝而得之會罷兵歸飼
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衫復生日寘之槽櫪愍愍然與羣
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
始其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
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撾候晨鴈驚行立俟頤指晝午退以
爲常馬或蹙茶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騎
往始命鞍蹠鳴人立左右驥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
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鞵來則帖耳馴服如
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

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湯而騎相望後先騎之馭者終
莫敢竊晚其膺鬣稍前即啾齧之軍中咸指爲駑悍擯弗齒嘉
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
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在龍泉柵成
出搏鬥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韃而隊死焉官軍
亟鳴鉦騎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
之元礪有弟悍很恃藝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
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踔進退折旋良愜卽不勝喜貯以
上廡煮豆粟濯泉翦馬用金玉爲鎧華韉沃纒極其鮮明羣渠
皆醜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騎他日未嘗若是
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游其騎於峒嶮間上下峻
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

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間有寇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騎以來騎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騰盡傷騎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騎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弼之弟矣諫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徯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眾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騎之事騎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騎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騎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巽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枝才不勝德蠅之駑駘何

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剝取著于篇

鳳凰弓

鄭華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說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徽祖敷奏明嚮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尅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熙寧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仲胄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

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間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日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祈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詒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塞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皇親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尙新但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驂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問以詩篇進益簡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竄名參詳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既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燬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真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巒上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耶律氏之咸鎬豐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縱有名篇正亦不足錄况僅止爾耶五巒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程史卷第六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汪革謠識
海虞毛晉子晉訂

程史卷第六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汪革謠識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廂史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陽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爲官權坊酤以捕私醜入民家格鬥殺人且因以掠歛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江淮孚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爲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闕牆不得志獨荷一織出聞淮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

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酷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毆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頤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白雋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侗以寬得衆別聚忠義爲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爲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

結各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費用適窘謝以鐵鏹五十緡二人不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使之弗端置書紙尾曰迺事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旣出飲宅肆酣相與咨怨竊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繖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以恭之好施也吝不予繖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繖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爲應我因逃歸故使邏者聞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旣無以脫遂出其書爲證光祖繳上之朝有詔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鸞卒又咸辭不敢前妄謂拒捕幸其事之宅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

王某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爲備飲簿以酒烹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車語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己至申不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往來袒裼呼嘯頗懼直孫辭句去革舉飲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如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句希顏爲我展限擇陽諾乃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取謀反人教練乃受錢展限即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匿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戶闔中者與王立先中二刃仆僞死

盡殲捕吏鈎曳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苟得尉辯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渾明辱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騾曰番婆子駿其馭曰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劍總鵝梨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聞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

劉青方鞞忽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革曰良是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革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畧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尙五六十人計無所出廼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千一甫十一歲使乘悍惺騮如無爲漕司分析非敢反特爲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拏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葦間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爲君累也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於湖時人哀之王立旣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勿使織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視舟有

烟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人焉烟乃煽麻屑爲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口刼二客舟浮家至廬以采石僞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旣失革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革乃匿其家於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窳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嘗爲同安監官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爲君得束手詣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捕者爲誰請得以辯乃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亶坐手殺平人論極典從者未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

湖荷小校遺棠梨市國器嘗見之惺惺騶乘野間爲人取去宿松人復攘之以瘠死革之瘠曰毛鷲字時舉第一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後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怨之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千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謠曰有個秀才姓汪騎個驢兒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住在祁門下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侑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

其爲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在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會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

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觀鴻慶集大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詫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瑄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忤於宋用臣之論蓋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

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偃有瑄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周伯聞一往必敬喏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間禁中紹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哀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葺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祝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日樓題詩

程史

卷六

六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擬詩句叔擬名擬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詩測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闐闐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間知其擬居月餘擬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鼙鼓事邊庭公樹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

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下奠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泐明年叔擬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緡錢甚夥叔擬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駕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唵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爲一流人物云叔擬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旣棄畫馬之嗜亶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緇徒垂老得正

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廼成平生繪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
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
暇日出示王英伯遂做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閻浮提有大
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
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
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閻忽觀光明心大歡喜
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
各有所別或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龜鼉魚鼈蛙蛤俛首聽命
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斯
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或倚而立
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或濯足
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

畢具如幻三昧隨刹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
文佛旣成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
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名曰普明
旣受佛記卽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
大海一切衆生天龍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
可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
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
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相耶是
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
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
其殿百寶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

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海羅漢之爲羅漢蛟蜃龜鼉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雖然是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說若夫卽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況圖畫莊嚴壽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云時居士踐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

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爲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宅文亦多奇累試詞闡不偶今尙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累始歸國不與今尚存雖歸中余前書京口如燕燕其人出
盡欲書題曲賦二平百六日西學王慈痛痛英由字文衣衣
高特其至效書對燕燕有飲燕燕成魚為木命到自味是時也
黃春野香到公歐去燕量國曾燕燕成魚為木命到自味是時也
燕燕成魚為木命到自味是時也

程史卷第七五則

宋相州岳珂亦齋著

曰○吳畏齋謝贄啓知頗有對效憂國圖效燕燕而刺謝效云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
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
留中為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闕西泝時北事已章灼
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
能且是時相偽官遣妄諜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
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贄及之曰騎虹過賀曾親營款
之承倉鼠嘆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
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汚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
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

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
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
失機骨殖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
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臥薪自厲誰爲勾
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
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
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
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
張皇已同獸鬥議論嚙噬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
曰計萬全而爲後慮畎畝有懷於憂國旣旌無路而陳情敢忘
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
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

西無蜀距江尙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
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
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
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
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
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
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
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况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
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
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
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
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帥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
程

居汴之策蓋設險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
以下蠶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
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
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卽平壤以制敵蹉跌
則不支用險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刃而
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始明徹之憂陸運
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
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
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德進擊而手足猖披惟
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篋苟盡得策豈
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
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

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
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宜和之
捷所以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
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携固上策
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閔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
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
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計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
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
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參安而
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
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賸而不止歲市駿而不
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神爵屯

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興不世之雋功尙爾未革
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效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
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探悶悶母謂平平恭惟某官以
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
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顯闡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
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沛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登
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闔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
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
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
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贊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
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
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夙烈承宗詞華振俗

真北平之有後幸耶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
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
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民之寄當呼老
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叙謝之
意勿草草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
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
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
於識面直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宅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
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殫瘁潛然出涕書之以
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齊僭册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大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

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册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剟錄之邦昌之册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輶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淪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命曰大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

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間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册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廼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廼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旣殄區宇大寔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更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

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興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虜誠畀爾封疆並從楚魯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

書之於虛犬羊亂華頭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詠語

秦 禮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 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 誦致退有參軍者前褒槽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詠語雜至賓 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鑲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鑲曰二勝鑲遽以朴擊其首日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鑲掉腦後可也 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苒燁令衿等吻 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尙書左丞會
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叟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
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
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爲醑祭文有褒頌功
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
榮進嘗冒希元祐之初訛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
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誥嘉禾篇
者文旣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於右以表
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畝同
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篇神宗旣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
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太母晦聖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
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旣臨延和乃告

于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
禹貢九州之域久封裔壤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弗
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廼備材力廼營事功務除大害不恤
小怨今旣墜厥志懼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
蠲罷庶擊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
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
震于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靜斷以不惑夫留用捨不歸于偏歸
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臺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於上帝風雨
時若莫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
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
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
周公時則唐叔得禾共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

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滄滄訛訛又曰導嗒背憎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諧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勦形瘵胡衛餘生嘉謀嘉猷

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龜震悼辭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患我民門巷煩冤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給於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於簣志奪於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爲大姦而以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竽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

諜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俟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諱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闥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闥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闥拱

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旣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闥歔然蹙頰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藝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風...
...宇...
...云...
...城...
...曰...

程史卷第八十二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
故余家晉益孖事猶有家居城中城負江面山形勝盤踞三方
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
曰城形為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
由入云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劍乾道間
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
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劍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
臺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
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

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筮蹄之學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開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薊風亭余泄事庚中歸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碎鑄有聲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里居晚浴散步西園暝色將至從行一僮忽叩而驚噤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燄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於空中時虜酋易位蒙韃闖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聞亦不聞奏報其它躔度微忒意必

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爲扈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虜方擊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髻牌至命書其上曰輒入御廚流三千里旣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帘幕限隔僅以鑿竈刀机自隨綿蕞簷卜侑食首以旋鮓次暴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且一小標如今人家海味標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札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黼坐旣御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檐爲作止之節廊下設纈褥寘俎於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爲之一耳頗不使於飲上鑄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白東廡入廊饌繼至適廬

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草昧一日長
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
仍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醖止以果實
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鮮少首以旋鮓云余
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賜食七
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綱志之

阜城王氣

崇甯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
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
云氣故在特相晦將爲偏閩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
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於金酋調丁繕治
其故嘗夷錐者刀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

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論事

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
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
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
上新卽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
遂朝方和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尙何留文惠奏
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
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
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
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個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
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和文惠進曰不

特此事爭臣無敢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日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孚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跣踏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緘人知諂之不行亦無復投礮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實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諭

蜀士尙流品不以勢詘弘道剛楊嗣清甲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爲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貓於鄰卜日而致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噬鸚鵡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劾躡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輔位至從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謔以排根善類者爲貓噬鸚鵡王中父嘗爲余道而忘其所爲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鞞載雜襲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

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德夫兄至蜀安大資內與之醮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犝牧相衛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岷焉不合如礪土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犝墳側方偃干背鄰之二兒甫齒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犝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犝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恚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

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犝以角拒虎爪嚙無完革矣牧子視犝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犝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犝少憩力甦乃前鬥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犝犝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間者持梃譟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犝牧竟全余時倚墜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尙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

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虛妄者以虛辭歧實理以外慕易內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內禪旣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卽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辛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欽宗遂卽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亭社幹離不旣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劍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幄殿旣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

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
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
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卽寸心守道樂處閑
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
大已卜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
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眞慈特賜省鑒臣
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資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
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虞禹湯
罪已其興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
徽祖教門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
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滿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
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立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眞人今茅山

龍虎閣阜寶有三壇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
王之號又有其別殆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
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
上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
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卽日泄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
達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卽決稽之聖言思過
半矣

○逆亮辭怪

金酋亮未篡僞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爲詩詞語出輒
崛彊愬愬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且驟施於國東昏疑

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既
立遂肆暴無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
輟余嘗得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
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
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
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
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
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
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
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
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臥內見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
賦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

學君王著赭黃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
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中節使圖臨
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事大喜矚然有垂涎
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
狀策馬而立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
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滄泮之歲已弒其母矣又二
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
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
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
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即將射鵬軍二萬三
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旌
麾初舉正馱馱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袍

翹楚怒礫戟鬚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
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
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允成功且莫問江左想雲霓
望切立黃迎路余又嘗問開禧降者能誦憶尙多不能盡識觀
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它蓋可知也
犬狺鴟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詩正隆事迹以爲翰林修
撰蔡垵所作詭曰御製反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
抑其餘皆出於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
文敏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